



SAN DU QI GONG

三读启功

徐可 著

启功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读启功 / 徐可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434-5445-3

I. 三… II. 徐… III. 启功 (1912 ~ 2005) — 生平事迹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7194 号

策 划 陈复尘

编辑总监 刘 峥

责任编辑 康 丽

文字总监 郑一奇

装帧设计 王 梓

制 作 卜秀敏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制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70 1/32

印 张 7.5印张

书 号 ISBN 978-7-5434-5445-3

出版日期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SAN DU QI GONG

三读启功

徐可 著

启功

目 录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代序）.....	4
一拳之石取其坚 一勺之水取其净	
——探访坚净翁启功先生	6
访启日记三则	12
“胡说诗”与“打油诗”	
——读启功诗随感二则	20
启功近闻二则	46
我为钟敬文、启功先生开车	50
历史不能割断 传统岂容忽视	
——启功先生答问录	54
能与诸贤齐品目 不将世故系情怀	
——谨以此文敬祝启功先生九秩大寿	60
九十岁仁者高寿 七十载桃李满园	74
三百学者研讨启功书法 九旬书圣坦言恳切求教	76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纪实	80
启功先生的坚与净	88
群贤毕至贺仁者寿 少长咸集称佳作新	92
启功 一棵不老青松	96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三读启功先生 102

哭启功先生 112

永远的大师 永远的先生

——八宝山痛别启功先生 114

又读启功先生 122

先生辞世百日 后人深切追思 126

一枝一叶报春风

——回忆我跟随启功先生的点点滴滴 128

在启功先生离开的日子里 150

在国图听启功先生讲座 154

文衡史鉴总菁华

——追记国学大师、文物鉴定大师启功先生 160

坚净居趣话 212

哲人虽逝精神永存 启功书学泽被后人 216

白首翁怆然忆前贤 出版社立志出精品 218

站在启功先生墓前

——启功先生逝世周年祭 222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代序）

小红楼前的花谢了，又开了；

小红楼前的草枯了，又绿了；

小红楼的主人走了，却再也回不来了。

2006年6月30日，是敬爱的启功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

一年来，失去亲人般的悲痛未曾稍减，我对先生的思念未曾稍减。我总在想，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纪念我心目中敬爱的先生。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这本小书并不是新写的，它是我追随启功先生十几年间，所写的若干篇有关文章的合集，也是我敬献在启功先生灵前的心花一瓣。

先贤有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又言：“读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反之而言，面对一位高尚的人，面对一位益友，正也如同读一本好书。人生如书，有的厚重，有的浅薄，有的深刻，有的无聊；有的风趣，有的枯涩；有的内涵丰富，有的思想苍白；有的不堪卒读，有的不忍释手，有的读之无益，有的获益终身。在我眼里，启功先生就是一部厚重深刻的大书，一部内涵丰富的大书，一部不忍释手的大书，一部获益无穷的大书，值得一辈子捧读。

这本小书，就是我长期阅读启功先生这部大书后的一点心得体会，也是我敬呈在先生面前的一份作业。书中所收，有散文、随笔，有访谈、特写，也有通讯、传记，形式尽管多样，但核心只有一个，

就是“读启功先生”。

在启功先生生前，出于对先生的爱戴，我曾写过一些有关先生的小文章。那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一本书；我并且尽量控制自己的笔墨，甚至想过在先生百年之后，我绝再不写一篇有关先生的文章，因为我自知才疏学浅，很难传达出先生风采于万一。我只想将对先生的爱戴常存心间。我对名人一向怀有敬畏之心，不愿借名人扬名。我知道启功先生是名人，但吸引我走近他的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人”。说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十几年间我竟从来没有刻意与启功先生合过影。手中惟一一张我和先生在一起的照片，还是当年我向先生请教问题的时候，一位朋友悄悄抢拍下来的。当年的“清高”，留下的是永远的遗憾！幸得有这么一张照片，留下了宝贵的回忆！

没想到，当先生真的离我们而去之后，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我竟然一口气接连写下了好几篇怀念文章。我只想把我先生的热爱、对先生的思念一股脑宣泄出来。现在，我能先生做的，也就是这么一件事了。我认为，弘扬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就是我们后人纪念先生、感恩先生最好的方式。

本书并不是对启功先生全面的介绍和评价，而只是我眼中的启功先生，我心中的启功先生，也就是说，主观的成份更重一些。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写作的跨度长达十几年，一些文章中选取的素材难免有重复之处。当时是为了文章主题的需要，

并无不妥；可现在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看起来就有点重复之感了。经过慎重思考，对一些明显重复的内容稍作修改。比如关于“启功辟谣”，本书中专有一则小文介绍其事；在其他文章中引用时就不再详述了，只是作为表现文章主题必需的例证点到为止。区区用心，恳望亲爱的读者理解。

编选此书的过程，如同又拜读了一遍启功先生这部大书，想起那些温馨的日子，想起那撕心裂肺的一刻，泪水一遍遍涌出，心灵一次次净化。

启功先生的家属章景怀先生、郑珏女士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给予了大力协助，谨致谢忱！他们在启功先生晚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所有热爱先生的人们深为感谢的！

我在编选此书时，曾向我的老师、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忠实弟子秦永龙先生透露了出书的想法，秦老师极为赞成，认为这是纪念启功先生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我进而邀请秦老师为本书题写书名。秦老师经过慎重考虑，谦辞不就，认为还是集启功先生自己的字为好，并从先生字库中精心选好了字提供给我。秦老师此举，不仅是出于对学生的关爱，也不仅是出于自谦，更是饱含着对启功先生的爱戴之情、崇敬之情。这是我应该特别感谢的！

本书部分图片选自侯刚先生所著《启功画传》，谨致谢忱！

其他朋友对本书的关心和帮助，恕不一一列举，感激之情，长存心间。

二〇〇六年五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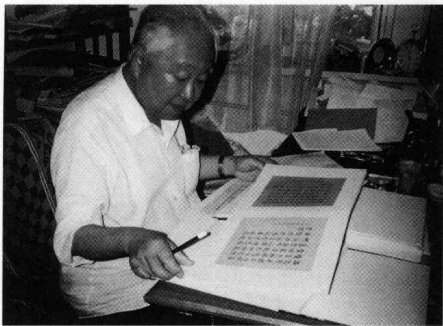
一拳之石取其坚 一勺之水取其净

——探访坚净翁启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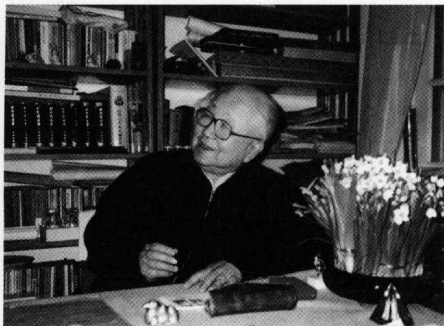
房门启处，露出了老人和蔼如弥勒佛般的笑脸。着一身家常便装，灯笼裤松松垮垮地挂在腰上，老人将我们让进他的书房兼画室兼客厅——坚净居。十余平方米的小房间，进门左侧靠东墙是一排顶天立地的旧书柜，书柜里摆满了书和玩具；右侧靠西墙是一个旧的木制长沙发和两个小沙发；南窗下摆了一张旧的长形木桌，桌上左边堆着书报、纸张、笔墨之类，右边铺着一块毡子，对面放着两把木椅；北墙下是一张旧的红木桌子。剩下的空间就很有有限了，大约也就是一米宽的一条狭长过道。简陋，逼仄，朴素，陈旧——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著名学者、书画大师启功先生的书房。

尽管门上贴有“病魔缠身，谢绝会客”的启事，据说一度还有好心人玩笑地贴上“熊猫国宝，重点保护”的字条，可启功先生家里常常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应接不暇。没办法，谁让他名气那么大，为人却那么谦和呢？

难得今天这么清静，下午半天，除了我们，坚净居居然没有一个访客，让我们有时间从从容容地与老人交谈。如果不是老人特意安排的话（启功先生打电话约我来，说有事要与我谈），那么就是我们的运气太好了。听启功先生谈天说地、说古道今，真是一种愉悦的享受。他那幽默、机警的言谈中，闪烁着文化老人特有的睿智的光辉。平平淡淡的一



启功先生在书房



句话，往往让人回味无穷。

启先生的幽默与开朗是出了名的。不少人都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清朝雍正皇帝的后代。其实，他从小就是“苦出身”，承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不幸遭遇：中学尚未毕业，他就不得不辍学寻找职业，以维持生计，奉养母亲和姑姑；后来又被打成“右派”，历经坎坷和劫难。可他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待名利、荣辱、生死，他一直抱着谦逊、达观、诙谐的态度。询其“秘诀”，启先生化用了一句童谣：“小孩子有句顺口溜：‘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我是‘手心手背，没心没肺’。”

两年前，也是在这里，我曾冒昧地闯上门来，请启先生为光明日报题字。记得当时，为了繁体简体、竖写横写，曾经有过小小的不愉快。事后一想：坏了，老先生一生气，会不会不写了？正在惴惴不安之际，两幅认认真真、清清爽爽的题字却寄到了案头，令我既感动又惭愧。

启先生就是这样，既随和又认真的一个人。由那次的繁简之争，他谈起汉字规范化的问题。他告诉我，在宋人苏轼的书札中，就将“萬”字写成“万”；唐人也有将“塵”字写成“尘”的。这在今天当然是规范字了，可在当时就不规范了。当年毛泽东主席给清华大学题写校名，有人说繁体的“華”字不好认，主席说：咳，多看看就认识了。真是至理名言！

不过，在给人家题字时，启先生总是身体力行，带头写规范字。有人作过调查，在北京市所有的立交桥中，只有启先生题写的“建国门桥”是规范字，别的都不规范。问及此事，启功先生诙谐地说：“别的桥都是名人题写的，我不够名人资格，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按规范字写。”有人问他是不是爱写简体字，先生正色道：“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启先生集书画家、诗人、文物鉴定家、



启功收藏的古砚，据《启功口述历史》记载：此砚为康熙用砚。

古典文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是当代少有的国学大师。可他在书法上的名气实在太太，盖过了他在别的方面的成就，也给自己招来了数不清的麻烦。求字的人趋之若鹜，认识或不认识的、懂不懂书法的，都以能求得他的墨宝为荣。而菩萨心肠的启先生，差不多是每求必应。他身体不好，常常彻夜无眠。夜深人静之时，正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他备有一个厚厚的本子，封面写“书债”二字，里面记满了索书人的姓名。本子换了一本又一本，“债”却总是还不完。更有一些不知趣者不管老先生身体状况如何，仍软磨硬泡，甚至“立等取走”，真令老先生难以应付，十分烦恼。还是在1977年，启功先生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表达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来书意千重，事事如放债。邮票尚索还，俨然高利贷。

左臂行将枯，左目近复坏。左颧又跌伤，真成极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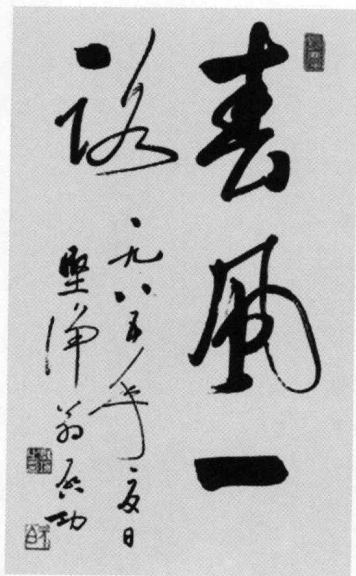
鄙况不多谈，已至阴阳界。西望八宝山，路短车尤快。

拙画久抛荒，拙书弥疥癩。如果有轮回，执笔他生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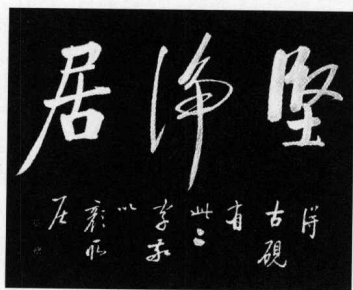
——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

从这首诗也可看出，启功先生“欠债”，已有相当的年头了。

最麻烦的，还是假冒伪劣字画的泛滥。据介绍，假冒的启功书法充斥北京文物市场，有的地方还大量批发。有一次，他来到一家专卖“启功书法作品”的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有人问他：“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功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有人劝他打官司，启功先生摇摇头，表现出他一贯的幽默与超脱：“屈死不告状。”“有人假冒我的字，这是我的光荣，说明我的字还值得假冒。”有一年在深圳，当地的同志告诉他，深圳博物馆收藏有他的一幅字，请他看看是不是真迹。启功先生口出妙言：“不必看了。凡是写得好的，那必是假的无疑；只有写得差的，那才是真的。”他并且作出解释：“能假冒别人字画的，必定有大本事，而且要尽力模仿得比原件还真、还好，这才能以假乱真，蒙骗顾客。所以说，伪则伪矣，劣则不劣。”有人开玩笑说：启先生养活了一代人。心善如佛的启先生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说了，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用，我干嘛要打破人家的饭碗呢？他要是来跟我借钱，我不也得借给他吗？”他曾撰文称赞明代文徵明、唐寅等著名文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好多卖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



春风一路
一九八五年夏日 坚净翁启功



坚净居匾

会太大。这种观念虽然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先生一向的仁者情怀。

不过，启先生并非事事都如此随和。凡涉及原则问题，他是非常认真的。他约见记者，就是为了宣布一个严肃的决定。最近，启功先生发现，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在假冒的古字画上题字：真迹无疑。这件

戶火紅春減新冰天行旅
添得一肩雲 新製布被二冬富心也只意自

牙有懶白傳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王正刻賴有此耳 啓功

秋深杳見柳毵、夕月晨風出
薄雨又向江干成小住眼前好
景百花潭 重游成都詩句

一九八九年夏拾得古箋漫記富作時居
首都宋舍字光掠彩樓 王啓功

事令他震惊、气愤。“有人假冒我的字画，我无所谓。可假冒前人的字画，还拉着我做假证明，这无异于在法庭上作伪证啊！这不是坑人吗？”老先生痛心疾首。为了使收藏者不再上当，启功先生郑重委托记者，宣布他的一个决定：从今以后，不再在古字画上题字！

此时的启功先生，表现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认真。在原则问题上，他绝不含糊。几十年来，他不亏操守，为人耿直，不媚上，不趋势，高尚的道德为人景仰。他有一方古砚，砚铭云：“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他由这则砚铭而为书斋取名为“坚净居”，自号为“坚净翁”。石与水为自然造化，坚与净皆出于天性。“坚”与“净”，正是他性格和为人的真实写照。记者想起他集古人诗句撰写的一副对联：“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可以说，这副对联正是对“坚”与“净”最好的解释。

1993年6月

自作诗 一九八六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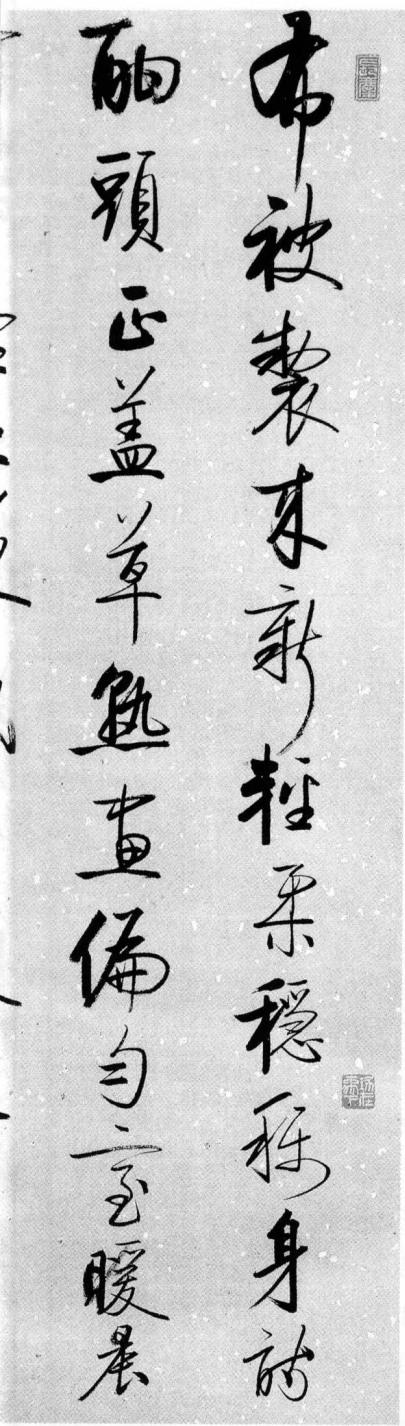
秋深犹见柳毵毵，夕月晨风出汉南。又向江干成小住，眼前好景百花潭。

重游成都得句。一九八六年夏日拾得花笺漫书旧作，时居首都寓舍之浮光掠影楼。

自作诗 一九八九年作

布被制来新，轻柔稳称身。诗酣头正盖，草熟画偏匀。室暖展开户，炉红夜减薪。冰天行脚处，添得一肩云。新制布被一首，旧作也。只虑自身有惭白传。

一九八九年三月春寒正剧，赖有此耳。



访启功日记三则

作者按：1993年6至7月，应启功先生之约，我曾几次往访。归来后信手记下了几次晤谈的情形。我素无记日记的习惯，有时兴之所起，写一阵子，可从来都坚持不过几天。在我追随先生的十几年间，虽曾多次作客小红楼，与先生对谈，得到不少的教益，但当时既未录音（只有一次为了写一篇专访，我用微型录音笔偷偷录了一些，但谈话氛围感觉不那么自然），后来又未补作笔记，所以很多珍贵的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殊为可惜。先生谈天说地，品人论世，妙语连珠。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日记在收入本书时有所删节。但另有一些涉及时政、人事的议论，虽属随意漫谈，窃以为充分表现了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还是予以保留。如有不妥，文责自负。

1993年6月22日，上午，二访启功先生

6月17日下午4时，应启功先生之约，前往采访。归来写成《能与诸贤齐品目 不将世故系情怀——坚净翁启功笑谈古今》（收入本书时改题为《一拳之石取其坚 一勺之水取其净——探访坚净翁启功》——作者自注）。今天上午9点多，携初稿前往北师大小红楼，请启功先生审定。

进得“坚净居”，启功先生仍是家常打扮，把我让进客厅。沙发上放着他刚刚写完的一首诗。先生很有感情地给我念了一遍：

钞票倾来片片真。

未亡人用不须愁。

一家数米担忧惯，

此日摊钱却厌烦。

酒酣花浓行已老，

天高地厚报无门。

吟成七字谁相和，

付与寒空雁一群。

中宵不寐，倾筐数钱，凄然有作。

一九九三年夏 启功八十又一

启功先生说，凌晨两点，睡不着觉，起来写了这首诗。他动情地说，他最亲爱的人——他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他们活着的时候，他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他们都死了，只留下他一个人，也八十多岁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一个人上了岁数就没意思了，孤独。

谈到社会现状，启先生说：“现在世界上到处都乱，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非洲动荡，柬埔寨不安定。我们现在还这么安定，不容易了，应该知足了。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农村，农民怨声载道。有人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那样的人物了。这是个烟头，只要有风，就会烧起来。不能讳疾忌医。

现在就是保佑邓大人健康长寿。可邓大人也八十多岁了。当年毛泽东‘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那是唯心的。邓小平之后怎么办？况且邓小平还没有毛

泽东那样的威望。毛泽东当年没办法，只好孤注一掷，发动‘文革’，这一下全完了，不可收拾。连毛泽东后来都知道‘文革’错了。不过也不要担心，当年毛泽东死了，天也没塌下来。”

我问：“我读过一些现代作家的文章，不少人提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生活比较安定、富足，社会繁荣，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启先生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最繁荣的也就是30年代很短一个时期。那时国民党发行法币，老百姓都拿出家藏的银元兑换法币，说明人民信任政府。日本人发动战争，国民党再发行金圆券，就不行了。

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是被自己打败的。当年孙中山北上游说军阀，死在北京。他的遗嘱是汪精卫记录的。蒋介石连汪精卫都笼络不住，汪精卫一当汉奸，蒋介石就完了。当初蒋介石让张学良不抵抗。张学良觉得被玩弄了，所以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往前说，秦始皇、唐玄宗、汉高祖、明太祖、康熙皇帝，多么伟大，最后都败在自己手里。太平天国初起的时候多么红火，可后来自己人杀自己人，杨秀清被杀了，石达开被逼走了，最后剩下个李秀成还算忠心耿耿。

这些都是牢骚。当年毛泽东说‘牢骚太盛防肠断’。他说的是柳亚子。柳亚子倚仗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提出种种条件，不识相，被毛泽东冷落。梁漱溟就聪明得多。他是毛泽东的老同学。他曾经试图以

初逐惊波玉委尘，谢安门下更何人。
西州城外花千树，尽是羊昙醉后春。
回肠荡气，是为绝调。

温飞卿句

剑逐惊波玉委尘，谢安门下更何人。

西州城外花千树，尽是羊昙醉后春。温飞卿句，回肠荡气，是为绝调。

自己的观点影响毛泽东，被毛泽东臭骂一顿，后来就老老实实不吭声，再也没事了，连‘文革’都没受冲击。情况变化了，条件不一样了。当年你跟他是朋友时是一种情形；现在地位变了，是另一种情形。

当然我这种牢骚不是那种牢骚。‘何必牢骚常满腹。’政协开会时，有人提出种种意见。×××说：大家的热情是好的，但政协的职能范围就是这样。说了有什么用？”

启先生感慨于世风日下。他说，他原来有个规定：凡求他写字的，属于教育事业的一律不收费，比如校牌、题字等等，属于公益事业的一律不收费，比如有关残疾人、红十字会的等等。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他这边没收费，可中间人拿着人家的钱。退回去没有？如果没退回去，对方认为自己收费了，而自己分文未取，却被中间人占了便宜，岂不冤枉？另一方面，他发现现在孩子入学收费相当高。自己一个亲戚的孩子，要入×××实验小学，要交一万元。家长拿不出，是他给垫上的。另一个孩子，因父母经常出差，孩子须全托，要交三万元。校长说：你姑父不是会写字吗，请他写几幅字吧。写了六幅字，才免了三万元。这哪里是什么义务教育？

所以，启功决定以后教育部门索字，也收钱。这笔钱不算个人收入，不算在基金（即启功捐出字画设立的“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作者注）中，另立款项，专门资助孩子入学。凑够一定数目，交给某

一学校，让他们免费招几个学生。

正说着，来了几个年轻人（据启功先生后来介绍，是陆宗达先生的孙子、孙女与孙女婿），问起启功为何不能去台湾。启先生说，本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秦孝仪院长邀请他去出席学术会议。但会期临近，秦院长通知他：他的入境证已签发，但他内侄章景怀的却未被通过。接电后，北师大复电：“师大早有决议：因启功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凡外出参加活动，须有家人陪同照应。现既章景怀不被允许入境，为启先生安全计，启先生亦不能前往。”启先生同时又致电秦院长，表示歉意，并希望自己的一篇论文能略略减轻一点歉意。

我刚刚进门时，启先生就拿着刚收到的电报说：“西南师大教授余永年（音）去世了，死于胃癌。数日前他刚刚来过信，说有病住院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去世了。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也患胃癌住院了。”言语间不胜伤感。这会儿，他又跟那几位提起，并说已通知余永年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同学。由余永年的死说到住院的可怕。×××因前列腺炎开刀，须输血，结果得了败血症，一命呜呼。有人在某医院抽血，染上病，不久亦死。他表示拒绝验血。

由写字收费，启功先生说起一个小故事：有广州来的一个人，请启功写“长江”二字，说要制成匾挂在几十层高的楼上。启功问：这是干什么？说是给一个酒家写的；启功问：酒家有没有经济效益？答曰“有”。